

宁夏文史资料

合订本 第一册

宁夏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文史资料

合订本 第一册

宁夏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53866

宁夏文史资料
合订本 第一册
宁夏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00千

198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3000册

ISBN 7-227-00304-3/K·35 定价：2.35元

重 印 说 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于1963年9月开始刊行《宁夏文史资料》，迄1987年12月已出版发行18辑。

《宁夏文史资料》1至11辑为内部发行，规格大小不一，印数不多。近年来，许多单位和个人来函购买并建议重印。为满足各单位和各界读者的需要，我们将《宁夏文史资料》1至11辑重印成合订本，分册出版。

这次重印，内容仍旧，仅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了订正和若干技术处理，删去了重复的篇章，修改了明显的错别字和失当的用语。可能仍有错误，欢迎读者指正。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8年3月

目 录

第一辑 (1963年9月)

马鸿逵部队在袁大滩之战的失败……王伯祥(1)

第二辑 (1964年1月)

马鸿宾部在陇东被红军击败的经过……卡德云(17)

第三辑 (1964年5月)

董福祥史料……王伯祥(27)

董福祥轶事……雷应龙(57)

第四辑 (1964年6月)

辛亥革命宁夏民军起义回忆……黄光笈 陈金铭(59)

辛亥革命平罗民军起义目击记

……冒良臣 陈含金(66)

帝国主义洋行在石嘴山……刘廷栋(72)

第五辑 (1979年5月)

马鸿逵家族军阀集团简述

……自治区参事室(85)

第六辑 (1979年10月)

马鸿宾史略……刘德元(125)

马仲英扰宁……徐世雄(134)

附：宁夏文物简介

银川双塔——海宝塔与承天寺塔……雷振华(143)

第七辑 (1980年8月)

红军西征及“陕、甘、宁省豫海回民

自治县”史迹采访录……………张寄亚(147)

前 言

一、长征是播种机

二、西征的重大历史意义

三、解放盐池、豫旺、曲子

四、西征红军总指挥部在豫旺

五、吊堡子政治会议

六、陕、甘、宁省豫海回民自治县的建立

七、西征胜利结束

辛亥革命宁夏灵州民军起义……………李雨村(174)

吉鸿昌在宁夏的片断……………杨发第(183)

附照片：吉鸿昌和宁夏回民代表在一起

……………吉德西供稿(188)

有关宁夏的古诗《上之回》两首……………匡俊连(189)

第八辑(1981年2月)

前 言

马鸿逵对满族人民的迫害……………刘柏石 容鹤轩(195)

魔爪伸入西蒙旗(阿左旗)

……………刘柏石 王有录 陈 铭(198)

解放前宁夏水利概况……………李景牧(203)

忆述解放前宁夏医疗卫生事业

……………吴德馥 程士杰 李源清 阎慕洪 李芳春(215)

马鸿逵的“禁烟”……………赵晋熙(222)

马鸿逵摧残宁夏教育之一斑……………李春达(233)

回忆我在贺兰中学对期的见闻……………李雨村(237)

马鸿逵对吴忠商业的摧残·····	李凤藻(241)
我所知道的宁夏三青团·····	杨洪绩(247)
宁夏银行的敛财术·····	刘柏石(254)
中外奇闻——县参议会竟有杀人权·····	咎元鼐(259)
如此“选举”·····	姜渊亭(263)
两幅反马漫画纪实·····	咎元鼐 张寄亚(266)
马鸿逵统治宁夏时期的东大狱·····	涂春林(270)
王敏悟之死·····	咎元鼐(274)
浅谈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	何广仁(278)

马鸿逵部队在袁大滩之战的失败

王 伯 祥

一、战 役 缘 起

陕北榆林，是晋绥陕边区的战略要点。1947年10月初，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为了给收复延安和解放大西北扫清后方障碍，第二次集结兵力围攻榆林。当时驻守榆林的国民党军队为伊盟总司令邓宝珊指挥下的步兵第十一旅两个团，二十二军左协中部八十六师三个团，加直属部队，共约兵力一万二千人，战斗部队约八千人。时邓去绥远，军队作战由左指挥。在战事发生后，蒋介石曾数度电令马鸿逵救援，邓宝珊也屡电马出兵相助。但马慑于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胜利的声威和他在陕北三边一带不止一次的惨败教训，曾以各种借口，拖延观望达二十日之久，按兵不动。及至10月末，马鸿逵赖以延不出兵的问题：如弹药、服装、炮兵和陆空联络等等，蒋介石都令胡宗南给予了补充和配属；加以马鸿逵也感觉到如果坐视榆林解放，唇亡齿寒，他在宁夏的统治，也将难保；同时榆林被围二十多天，趁双方久战疲劳的机会，出兵一战，或可侥幸得胜。这样，不但可以邀功于蒋介石，取好于邓宝珊，而且他在宁夏的统治，可冀巩固。马鸿逵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才纠集了他的几乎全部力量，倾巢出犯。在行军到榆林以西八十华里的袁大滩，与人民解放军遭遇，由遭遇战演变为攻防战，最后马部失败逃到榆林。

二、行 军 部 署

马部援榆的战斗序列是：

宁夏援榆军指挥官：整编第十八师师长马敦静（马鸿逵总部参谋长马光天随军参赞）：

整编步兵暂九旅旅长卢忠良部三个团（附保二团）：第一团团长马正仓，第二团团长田凤翔，第三团团长马福元，保二团团长周福财：

整编步兵第一六八旅旅长马光宗部三个团（附保五团）：五〇二团团长马进锐，五〇三团团长马清，五〇四团团长马世俊，保五团团长马建功：

宁夏保安第一纵队司令马全良部两个团：保四团团长弓长舒，保六团团长马春德：

整编骑兵第十旅旅长马敦厚部三个团：十九团团长马得英，二十团团长马万荣，三十七团团长马栖云：

战防炮连（炮四门）：

陆空联络电台：

辎重队（骆驼一千余峰）。

总兵力为三万余人

这次援榆出兵之多，对一个一向保存实力的土皇帝马鸿逵来说，不但出乎马的部下的意料，也非当时国民党守榆官兵的望想所及。我们到榆林后，左协中说：“这次马长官（马鸿逵）竟出了这么多的兵力，我们还想不到。”马鸿逵这种孤注一掷的目的，正如马敦静在集中地所说：“与其坐以待毙，莫若死中求生。”

援榆军的集中，是在“增强三边防务”的掩蔽下进行的。各战斗序列部队，在10月下旬集中完毕。其集中在定边的为：暂九旅（原驻定边）、骑十九团、骑二十团、辎重队（骆驼队）

一部：集中在盐池的为：第一六八旅（原驻盐池）、骑十旅旅部及三十七团、保安第一纵队、战防炮连、陆空联络电台、辎重队（骆驼队）大部、援榆军作战指挥部。后方守备部队是：银川城防由宁夏保安处王有禄部负责；宁夏保安第二纵队马宝琳部两个团辖三边保安司令张廷芝部驻安边、定边、盐池；宁夏省保安第三纵队马英才部两个团驻金积、灵武；整编骑兵第十旅直属部队驻吴忠；整编第十八师直属部队驻银川、新城、永宁、贺兰；整编八十一师马悖靖部驻中宁、中卫、同心。其余地区由地方团队及国民兵负责防守：平罗、惠农、陶乐驻平惠陶碇国民兵司令马义忠部及贺兰山保安司令郭永胜部；金积、灵武、吴忠驻金灵国民兵司令马得贵部；瓷窑堡驻地方团队刘清部；石沟驿驻地方团队黎维新部；同心、惠安堡驻盐同国民兵司令马彦部；韦州驻地方团队苏廷瑞部；豫旺堡驻地方团队杨正英部；中卫香山驻地方团队李荣胜部；永宁、宁朔驻永朔国民兵司令马荣健部。

援榆部队在10月某日同时由定边、盐池集中地出发，行军日程预定为七天。行军路线选定远离解放区的伊盟“三马路”。从集中地出发，就以战备行军的态势行进，其恐惧心理，于兹可见。行军部署是：以骑十九团为先遣支队，担任正面的搜索；骑二十团、三十七团为右侧支队，担任对解放区方面的警戒；本队以卢忠良、马光宗部为第一梯队，马部在左，齐头并进；以马全良部为第二梯队，在第一梯队右侧后跟进，并担任后卫任务；战防炮连、陆空联络电台随马光宗部行进；辎重队分随各梯队行进，指挥部和骑兵旅部随第一梯队马光宗部行进。通讯联络，行军时以传骑为主，宿营后以无线电报和报话机为主。各部队每日到达宿营地时，即构筑宿营工事。由于路上人烟稀少，全程都是露营。

行军四天，行程及半，各部的间隔距离逐渐缩短，宿营于巴兔湾附近，休息了一天。马敦静召集部队长了解行军情况，要求特别加强夜间警戒和战备，并接榆林电告近日战况趋于缓和，同时电西安胡宗南要求加强空中掩护和侦察。还照例每天向马鸿逵电报部队行止情况，马电令：“迅速前进，趁共军不备，选个缺口突进榆林，在途中坚决避免打主力仗，我已电胡加强空中掩护，并电榆林左军长派队接应你们，望直接取联络。”

第六天继续前进，飞机空投蒋介石给马敦静亲笔信一封，除对马部抚慰外，主要谓：“此次援榆，关系西北全局和贤世侄（蒋虽与马福祥换帖，在此仍以世侄称马敦静）父子前途，希加速进军。”中午，骑二十团马万荣部在巴兔湾东三十华里的地方，与人民解放军骑兵发生了第一次接触，从一位牺牲的解放军侦察人员的图囊里搜出一份已过时的侦察报告稿，上写：“马匪到达巴兔湾一带的只是骑兵一部，已停止前进，似再不敢东犯”等语。马敦静即认为围攻榆林的解放军还未发现马部援军的实况，当时用报话机向马鸿逵报告后，就盲目地乐观起来，一改几天来的畏惧窘相，决定加速行军，妄图一路无阻地到达榆林。途中休息时，马敦静得意地对马敦厚、马光天、马敦礼（骑十旅政治部主任）、王伯祥（骑十旅参谋长）等说：“老汉（指马鸿逵）这步棋走得高，共产党到现在还不知道咱们的真实情况，今天夜里若平安无事，明天来个急行军，一冲就可以进入榆林，等共产党知道我们来了，想调集兵力来打也迟了。”马敦厚说：“宁夏骑兵已吓破了共产党的胆，就是知道我们来也不敢打。”马光天说：“掌柜的（马鸿逵）一生用兵谨慎，没有把握，怎能让你们两位少爷同时亲征呢？这是掌柜的高见，两位少爷的大功，也是大家的洪福，盼望真主保佑，平安到达榆林吧！”马敦静又向王伯祥开玩笑说：“你是讲武堂学生，懂得战略战术，

你不是说共产党好围城打援吗？现在你看怎么样？”王答：“这次援榆，虽然出乎共产党意料，但他们接到了今天侦察骑兵的报告后，可能有准备。共产党不会让我们轻易进城的。”马敦礼收场说：“不管怎样，我们准备好，碰上就打，碰不上就走。”这一席对话，说明当时马部头目的狂妄姿态。

这天宿营后，马敦静集合营长以上军官，由马光天宣读了蒋介石的来信。马敦静本系花花公子，部队出发前，马鸿逵曾令一切由卢忠良负责指挥，马敦静也以“甩手指挥官”自居，诸事推卢处理。而卢则以有马敦静在，自己不便处处插手，于是情报、宿营、战备、通讯、后勤等等，都形成各自为政，群龙无首的局面。马遂以卢有意轻视他，一怒之下，把指挥权抓来，对卢寻衅斥责，卢事后提起来痛哭流涕。马还对今天集合来迟的团、营长大骂一顿，处处立法，以壮威风。当晚，向左协中电询榆林战况、解放军兵力部署和进往榆林的便利路线，并希望他们派队迎接。又向当地居民询问通往榆林的大路，是经袁大滩、芹河沟，过西河至榆林。旋接榆林复电说：“战况虽趋缓和，但共军仍兵围城下，榆林守军尚感不足，实无迎接之力。我们以大张出击之势，牵制共军，以迎贵军。共军已成强弩之末，实不堪贵军一击。共军主力位置于城东和城南两方面，榆溪河以西也有大部队。惟城北方面兵力薄弱，贵军从城北方面突进榆林较为容易。如从芹河沟之路突进，将共军压迫于西河方面，内外夹击，奏功更伟。即请电告，以便策应。”马敦静看完电报，对左协中大为不满。他说：“他们已叫共产党吓破胆了，我们自己干吧！进不去榆林，就回宁夏。”又说：“走着看，顶住了再说。”这时王伯祥建议：现距榆林约一百二十华里，且多是沙漠路，一天难以赶到，势必在共军的包围线附近宿营，是很危险的。再说以原态势前进，路上如受袭击，由于通讯迟缓

（传骑），互相策应也怕误事，可让部队于明日中午集中到距此五十华里的袁大滩附近，大休息，吃午饭，集合各旅长、司令研究一下，再作决定。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下了命令。

三、由遭遇战到攻防战

马敦静指挥部和骑兵旅部随一六八旅行抵距袁大滩十余里的地方，时间为上午十时左右。飞机通报说：“前方骑兵发生战斗，共军兵力多少，侦察不明，我机队现正在协助地上战斗中。”又接到骑十九团马得英的报告说：该团先头行抵袁大滩以东约五里的沙岭上，和共军的一排步兵遭遇，经短时的战斗后，共军已退入一个小村子里去了。马敦静立即带领各部队长及指挥部的人员赶到袁大滩以东沙梁下卢忠良旅部的所在地，研究对策，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表示意见。王伯祥说：“我到前方看看共军究竟有多少。”马敦静同意了。王到前方正与马得英团长交谈情况时，第一线的骑兵来报说：退入村里的共军约四五十人又出来向我前进了。为了窥探共军是否有大部队跟进，骑兵即以机枪施行远程射击，共军仍然前进。据此判断，当面共军之后，一定有大部队，这是围榆的共军前来打援了。王叫随来前方的卢忠良部的一个参谋回报马敦静速下主力战的决心，并令马得英团就地占领阵地，阻止来攻之共军，以掩护本队的作战部署。这时当面村里，又有解放军一队，分三路向前活动。王伯祥即返回指挥部，马敦静正在下达一般的扇形防御的口头命令。王说：“用这种防御方式来对付长于夜战且惯用迂回包围的共军，是不适宜的。应以袁大滩村落为核心，四周依托沙梁，占领环形防御阵地，采取纵深配备，各据点独立作战。在环形线上配置九个步兵团（卢忠良四个团，马光宗四个团，马全良一个团），核心阵地配置马全良部的一个团，骑兵配置在正面（东

方)的两翼,左翼一个团,右翼两个团,依步兵阵地前沿为轴心,担任翼侧的掩护。”马全良、卢忠良说:为了从容占领阵地和构筑工事,可派两个步兵团迎击当面共军。马敦静根据这些意见,命令各部队迅速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令卢忠良指挥该旅马福元团,马光宗率该旅马清团,在三架飞机的配合下,开始了遭遇战。这时为下午二时左右。马福元团担任正面攻击,马清团从左侧助攻,激战六时余,推进十余里。卢旅营长杨发荣阵亡,苏洪范、刘瑞祥受伤,连长以下官兵伤亡三百余人。马光宗旅亦伤亡数十人。夜十时左右,战斗结束,撤回阵地。

战事结束后,听说解放军共来了八个纵队,马部官兵闻讯十分恐慌,幸当晚解放军未敢攻击,挨至第二天黎明后,急忙加强工事。经过一天拚命地挖掘,在袁大滩周围二三十里间,筑成了一个庞大的环形防击阵地。马鸿逵虽然一再电令不能停止前进,但因形势所迫,只好凭借这一工事苟延残生。在下午六时许,解放军先向阵地东南卢忠良部的正面攻击,逐渐向两侧扩展,一时阵地四周,都发生紧密枪声,显已被解放军包围。到十时左右,卢部正面战况最为激烈,在几次肉搏之后,不少据点已被解放军占领,好几个连、排覆灭,一个连长被俘。这时三个骑兵团自行撤到外线,侧翼暴露。马敦静不满骑兵擅自撤退,马敦厚则强调骑兵夜间不能徒步战,二人争吵不休。最后才以两个人的名义,命令骑兵向解放军反攻,否则要砍脑袋。其实马敦厚对骑兵早已暗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必须保存实力。他说:“步兵垮了,我们也不怕,骑上马就往回跑。共产党没骑兵,他能追上步兵,却追不上咱们。把骑兵送了礼,回去给老汉(马鸿逵)咋交待?”所以在战斗开始后,马敦厚要带骑兵旅部人员到骑十九团去指挥,就是为了逃跑方便,因未得马敦静的同意而作罢。但他仍将马匹控制在掩蔽部跟前,准备随时逃

跑。在袁大滩战后向榆林转进时，有一连骑兵因失去联络，就一气窜回宁夏。

当战况紧急时，马敦静吓得六神不附，到处求援。他一面电胡宗南要求派机参战，胡答夜间飞行困难。又电左协中要求派队出击，左复无兵抽调，只能遥为声援。这时马鸿逵一再从报话机中询问战况，马敦静哭告：“战况危险，一切托靠‘胡达’吧！”正当马敦静惊慌失措的时候，解放军的包围攻势停息下来，战斗焦点集中于卢忠良部马福元团的阵地上。马敦静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又再电胡宗南派飞机参加夜战。胡允派飞机并规定灯火信号，结果飞机未来，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夜十二时顷，卢忠良部正与解放军短兵相接，混战肉搏，袁大滩中心的核心阵地（指挥部所在地），猝然枪炮齐响，声振全线，咸以为外围阵地被突破，解放军直捣核心来了。正和马鸿逵通话的马敦静，龟缩在报话机室里一声不响，马敦厚早已魂飞天外，连声叫喊“完啦！完啦！”连行军作战也不放过每天五次礼拜的马光天，跪在掩蔽部里不住地喊“胡达”。马全良看出破绽，忙从掩蔽部内走出，站在屋顶上高呼：“弟兄们！不要打枪，不要误会了。”于是核心阵地的枪炮声逐渐停止。以后证实系一六八旅五〇二团李寿春营长的乘马脱了缰，饲养兵追马，跑到核心阵地前沿，守兵连问“口令”不答，就开枪射击，于是全线瞎打了起来。事后，王伯祥巡视核心阵地时，还找不见团、营长，连队官兵说，枪一响就不见了。可见马部官兵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恐惧心理。经过一场虚惊，马敦静弟兄又要起威风来了，吹嘘“宁作刀下鬼，不当阶下囚”，“准备自杀，不当俘虏”。并说要杀防守核心阵地团长弓长舒，罚办营长。马光天又起了“甘草”作用，代为求情，让他们戴罪立功，以观后效。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掩蔽部里大烟灯照样摆起来，喷云吐雾，以之压惊。此时指挥部

又不停地用电话探问卢部的战况。卢答：“前方正在肉搏，马福元团伤亡很大，几个连不见了，但战局还可撑下去，请指挥官放心。”马敦静还不放心地对马光天说：“老卢是硬汉子，是不是不好意思说实话？你再问一下，若是抗不住，好早想办法。”卢答复马光天：“战况十分危急，我的预备队都增加完了，必要时只有一个特务连还可以使用。”马敦静遂决定从战况沉寂的马光宗旅抽一个营前往增援。但是马光宗借口当面情况严重，部队正按工事据点部署妥当，拒不抽派。中经电话数度催促，才决定派任仰贤营往援。这时卢在电话上报告战况趋于稳定，援队毋庸前来。任营即仍归还原建制。此时为夜二时左右，人们不是低头看时表，就是举目望东天，只嫌时表走得慢，但盼天明天不明。

约在夜三点钟，卢忠良方面，在解放军的九次冲击和双方肉搏之后，战局沉寂下来。卢部趁机调整残破阵容，准备再一次的挨打。但这时北面马光宗部阵地上，枪炮声忽又大作。晨五时左右，马光宗报告说：该部战斗激烈，马建功团两个营的阵地被突破，部队溃下来了，如何处理？马敦静让马光宗转告马建功，如果阵地夺不回来，要砍他的脑袋，同时，令配置在该方面的外线骑兵马得英团，协力恢复阵地。马光宗令副旅长李宇率领由五〇二团抽出的一部兵力增援，阵地乃得恢复。当时马光宗部战况的危急甚于卢部，只以天将破晓，指挥部里的惊慌状况较前好些。天亮后，解放军全线后撤，形成对峙状态。

一夜的危机侥幸度过，指挥部研究决定由马全良率领弓长舒团和马光宗旅的一个团出击，看情况的演变再作计划。弓长舒团立即轻装出发，马全良则先往马光宗旅接受部队，但是马敦静并未直接通知马光宗。马光宗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借口没有接到命令，不拨给部队，并说：“要出击我自己带着去，我

的部队为什么要你来指挥？”两人在阵地上大吵大闹，马全良只得返回指挥部气愤地说：马光宗不但不派部队，反把他骂回来了，出击之事他不干了。马敦静听后也大骂马光宗。随即电话命令马光宗、卢忠良速来指挥部。他们来到后，马光宗拒不接受违抗命令的罪名，马光宗和马全良两人又口角起来。后来马全良借口太阳已出，良机已过，不宜出击。一场内讧，至此结束。

四、逃 窜 榆 林

出击未果，指挥部研究当面的情况和今后的出路。当时解放军已全面撤退，但马部错误地判断：解放军虽然后撤，只是为了避免白天作战。到夜间可能增加兵力，再次进攻，马部就很难支持。如果撤回宁夏或按原定路线向榆林前进，必然遭到解放军的追击和截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最后决定只有从北面绕出解放军翼侧，逃往榆林。对威胁较大的右侧，以战斗力较强的旅为右纵队，并加强右侧卫的战斗力，以防袭击。同时决定前面如遭阻击，则以逐次增加兵力的办法，边冲边走；如右侧遭受袭击，则以行军形成的“一路长蛇阵”态势，集中右侧，相互策应；如从后方尾追来，就赶快逃跑，跑不了的就甩掉。当时大伙在表面上都说要协同一致，实则各怀鬼胎，各打逃跑的主意。逃走榆林的行军队势是：由马全良率领该纵队两个团为先遣挺进队，担任扫除行军路上障碍的任务；本队以两个纵队并列前进，即卢忠良旅为右纵队，并担任右侧的警戒；马光宗旅附陆空联络电台、战防炮连为左纵队，并担任左侧警戒；骆驼辎重队在两纵队中间行进。指挥部在左纵队先头行进。掩护部署：骑三十七团马栖云部在先遣部队左侧齐头行进，俟脱离战场后，担任前方远距离之搜索警戒；骑十九团马得英部先占领卢忠良旅的现阵地，掩护步兵脱离战场后，在左侧行进，担